

天

測





法國查拉著

不

測

上海北新書局發行

當段傑克望着訥米亞海洋上的空闊水平線：有時思想起來，便覺一生的歷史都現在眼前：圍攻城池之酷烈，共產暴動之赫怒，既而局勢一變，使他遠流海外，家敗人散，如同自霄漢之間擲落在平川之上，而今撫今追昔往事如煙，記憶中幾乎沒有一點清楚的幻像，可以重起舊歡，可以重熱動心情；只有一片陰沈之氣摸索着已經黑暗了的

最後却自然的歸結到幾樁事上，這幾樁事依然留在眼前，清清楚楚

楚的和其他一切滅亡無迹的事，分立獨存。

傑克二十六歲娶了斐莉作妻。那時斐莉是一個亭亭玉立嬌模美樣，十八歲的大姑娘，是維來特地方一個水果商人的姪女，這水果商人便是傑克的房東。傑克以金屬雕刻爲業，每日可得金拾佛蘭克以上；斐莉初時作縫紉女工，後來不久便生了一個男孩兒，於是治理家庭及育養嬰兒便把她累住，無暇他作。男孩兒名友振，長得日見勇壯。九年之後又生下一個女孩兒，名綠綺。這女孩生下便十分纖弱，好久離不開醫藥，她爹娘也花錢不少。看看還是一個不幸的家庭。早晨傑克常跑出去喝酒，但是還不胡鬧，若喝得過量醉了，便一頭倒在床上睡覺，第二天還起來作工，常稱自己是個無用之物。

友振長到十二歲便也學雕刻手藝，這小後生直到自己執業謀生，尙不能讀書寫字。斐莉爲人十分潔整，把家裏收拾得很見明智儉德；

只有老頭常說有些「小氣」，因為她預備的菜常是素菜多而葷肉少，積存幾個銅錢預備下雨的天。這是他們最幸福的時期。他們住在雲維格路的滿民茫地方，共有屋三間——老兩口的寢室，友振一個寢室，一個吃飯的屋子，兼擺着作工的櫈子，此外尚有一個廚房和綠綺的一個小房間。這三間小房緊位在一處小宅第的後院；空氣很好，打開窗子便是一個堆廢木料的廠院，那兒從早到晚有車子來傾倒些碎礫及破紙。

當共產暴動開始的時候，段氏一家人已經在雲維格路住了十年了。斐莉雖然年近四旬，猶存雅嫩風韻，只是比從前略胖了些，肩和脾都圓圓的，在鄰舍之中算她是個美人兒。再看傑克却乾枯得很，他們倆年紀只差着八歲，而他却着實見出老了。綠綺的病已無危險，只是身子嬌弱，拈風惹草不得，體樣有些像她父親，出落得一個瘦小女

學生模樣；再看友振已有十九歲，長得高軀虎背有些像他娘。他們天天都撕住在一塊兒，只是遇着幾個禮拜一，父子兩個常在酒店裏喝酒。斐莉爲丟這幾個錢很生氣。積着兩三次他們便打一回架，却自來沒有結果；統都爲酒的緣故，而鄰舍仍以他們爲最安靜。他們還是一個模範家庭。當普魯士人在巴黎武裝遊行，百業停滯，民生不寧，他們在儲蓄銀行已有存款一千佛郎以上。在一個工作之家，已經養起兩個小孩子，有這幾個錢，也就很過得去了。

攻城的頭幾個月還不甚利害。在工作機懶放着的飯堂裏尚有白麵包和肉吃。傑克有個鄰人名畢陸，是一個大混蛋，以售畫爲生，正餓得要死。傑克甚憐之，常常找他到家裏吃飯；因而這人便朝來夜來。他好說笑話，說出話來總要使人發笑。初時斐莉很有些不耐煩，滿肚皮都討厭他，因爲他那張大嘴胡說亂道，又把一點好的飯菜都無情的

吃得精光，但是後來她竟被他征服了。到晚上他們便玩紙牌，一面談笑那些普魯士人。畢陸是一個愛國的漢子，講如何掘地坑，如何打出地道通到鄉裏去，又如何的沙堤侖和孟者多兩地的砲台底下通過去，便可把他們一舉而敗之。接着他又談到政府，說都是些無用的東西，迎回亨利五世，要把巴黎全個交給卑斯麥主持，那知那共和革命人一起，便使他的肩聳得起放不下呢。咳！共和！畢陸兩腕伏在桌上，短烟管含在嘴內，便一五一十的對傑克講起他理想中的政府來；一切人民都是同胞，一切都自由，人人都富貴，一國之內無論何方無論上下，都是正義，都是平等。

「就像一千七百九十三年，」他又說了這麼一句便住下了，他也說不出當初是怎麼回事。

傑克的神色變了。他也是一個共和主義者，因為從他在搖籃裏一

直長到大。常常聽見人講共和便是工人出頭的一天，便大家幸福了。但是怎麼樣便可造成共和，他却沒有一個明了的觀念。今天畢陸說起，他便傾心細聽，覺着他平日的心思是對了，並且按畢陸的說法共和確乎可以實現。他不覺興奮起來；他相信一切巴黎人男女老幼都齊起唱着 *Marseillaise* 的歌向威爾塞里大隊進行，那普魯士人便壓倒了，再伸出手來把各省一握，一個平民政府便成立了——將使每一公民皆得利益。

「要小心的，」斐莉滿腹懷疑的說了好幾遍，「和你那畢陸老撕混在一起，早晚要出毛病的。你要喂着他吃，自管喂他好了，但是要鬧甚麼事，教他自己去，送他自己的腦袋好了。」

她也是一個信仰共和者。一八四八年之役她父親曾死於戰場。因此一件往事遂使她心裏明白，輕自不爲亂言所動。她常說在平民的

地位上，她是曉得如何盡力使政府達於公正的；她個人也一准能作得好。而畢陸的那些粗暴說法則反足以使她生氣而害怕的，因為她覺着這些說法都是不正當的。她瞧着傑克漸漸的變了，一舉一動的模樣，和口頭上的新譸調都使她不喜歡；而使她尤其焦心的是友振也好聽畢陸的談話，暗裏也活動了。每當晚上，綠綺頭伏在桌上睡着了，友振便兩腕一曲，吸吮着一小杯白蘭地，半句話也不說，把一雙眼睛老釘着那畫匠畢陸，畢陸總是講那從巴黎傳來的些陰奸的非常消息，不是拿破侖黨在與莽特麻的德國人暗通信號，便是多少袋糧麵，多少桶火藥都沈在塞因河裏去了，不久城裏便投降了。

「那都是胡說！」當畢陸說完要走時斐莉對她兒子這樣說。「別聽這些瞎話，孩子！他說的都是謊話。」

「反正我聽我的，」友振滔滔的答道。

到十二月中旬，段氏一家把積蓄的幾個錢都吃用完了。每一點鐘必有消息傳來，說幾省裏的普魯士兵都敗了，又說一處衝圍的攻擊得勝了，巴黎快有救了；一家初時尚未害怕，老還希望着不久開工。斐莉倒有些驚心；他們一天一天都吃困城的黑麵包度日，只有小綠綺嚙不下去。傑克和友振也只有昏吃昏玩的份兒，原先一家勤勉的人，現在從早到晚只有懶氣了，父子兩個四隻手自從離開作工的槓子以來，便成佛手了。二人住在家裏，心中不住的焦急，雄心勃勃，充滿了空浮和殘殺的想像。二人一齊加入了一個前進隊，這一隊和其他很多隊一樣，並不出堡壘一步，只駐扎在些營盤裏，相聚玩紙牌兒以消時光。就在這營盤裏，一面自己空着肚皮，一面心裏難過着家中的挨餓，一面聽着各處傳來的消息，確信了政府是已誓心要掃蕩平民——將爲共和中主人翁的平民。畢陸是對的；大家都曉得亨利五世已在聖日曼，那裏

白旗已掛出來了。戰事應該就此完結。不過湊這熱鬧，他們要向平日虐待工人的那些混帳東西報一報仇，要把他們結果在砲火裏，而使貴族高僧們不寒而慄。當傑克和友振回家來，和一對凶神似的，却毫不提起在外面殺人的事，至少在斐莉眼前是不露風色的。斐莉是滿面蒼白，聲息全無，坐在那裏看護小綠綺，綠綺因食料太壞又在臥病。

斯時，城已解圍，和議已成，普魯士兵已開往香賓葛里去了。他們一家在雲維格路又在吃白麵包了，是斐莉從聖頓尼辦來的；但這却是一頓淒慘的聚餐。友振因為曾去看過普魯士兵，於是便述說他們怎樣進城，傑克正在舞着他的食叉，狂怒的喊道，所有這些將官們都該研頭。又過了幾天，還是沒有事情可作，他於是便決心為自己的生活計，重回到工作檯上來；他有幾個燭臺的鑄形，要把牠們完工，想賣

出去。友振耐不住性兒幹這老營生，過了一點鐘便丟開了。至如畢陸自和議成後再沒見他的影子；不用說又是在旁處找到了好一點的飯碗。但是有一天早晨他來了，酒喝得一團火氣，對他們講莽麻特大砲的事。各處都築起了戰塞，平民的勝利可眼看就來到了；並說道此刻所有的公民都需要。傑克離開了他的工作機，雖然斐莉臉上有不悅之色。於是共產之役以起。

自此以後三月四月五月一天一天過去。當傑克困倦了的時候，他妻子便求他安居在家裏，他答道——

「那麼我三十蘇（法國幣名）從那來呢？誰送麵包給我們吃呢？」斐莉低頭無語。一家仗着他們父子倆每人的三十蘇錢來買飯吃，這筆錢便是國民軍發的餉，有時現款不足還以定數的酒及鹹肉作補充。不過傑克之從軍也非全爲衣食，他已信任他此刻的行爲是在正義

之中；他向威爾塞里攻殺猶之乎和向普魯士人攻殺一樣，一心注定是在擁護共和與實現平民的幸福。經過圍攻的疲勞與困苦，因而這戰事的混亂使他的生活變成一種慘酷的魔境，在這境地之中他和個無名英雄似的，要決心死戰以爭自由。他對於共產裏面的複襍理論並未知曉。在他心目中，以為共產只是黃金時代的開始，萬民幸福的發端；並且他還牢不可破的相信有一個地方，在聖日耳曼或威爾塞里，有一個國王在那兒預備着重立反革命的政府和貴族的權利，若果放他進了巴黎便禍無寧日了。他在家裏就一個虫蟻也不捨害；而在前哨隊裏則殺一個官兵亦毫不躊躇。每當他回家來，全身為汗和火藥浸染得漆黑，便幾點鐘的坐在小綠綺旁邊，靜聽她的呼吸聲音。斐莉再也不纏着他回頭；正像一個賢謹的婦人沈靜的等着前途崗巒起伏的盡頭呢。

但是有一天，她仍然心不死的對他道，那混蛋的畢陸雖然呼喚得

利害，然而他自己却不是個傻子，決不挺身往前去吃槍子。他比誰都精，在共產軍裏也必抓個完好的位置。但是這話那裏有用，當畢陸穿着帶獎章和花纓的制服來到的時候，仍然是禁不住他往傑克腦子裏灌輸些喪心病狂的怪念頭，講甚麼到攻開維爾塞里的那一天，他們便可推翻了內閣，部院，和所有的法制。

「爲甚麼他自己不去，却老推着旁人去呢？」斐莉道。

但是傑克答道——

「不用你張口！我盡我的義務。那些不盡他們的義務的，萬惡歸之！」

到四月將盡，有一天早晨，有人用扛牀把友振抬着送到雲維格路家裏來。他胸膛上中了一彈，在蒙里尼地方。當他們把他抬起，走到樓梯上，他便死了。那一晚上，傑克回家，看見斐莉無言的坐在他兒

子的死屍旁邊。這個打擊利害了；他倒在地下，而她倚着牆壁坐在那裏，任他在那裏哀疼得滿身震動。她一句話也不說，因為她想不出甚麼可說的話，若是她讓口頭的話句掉出來，她必呼出道，「這都是你的錯呀！」她把耳房的門關起，不作一點聲响，恐怕嚇着綠綺。她並且去看看，父親的啜泣聲是否把孩子驚醒。當傑克從地上站了起來，便走到鏡前，把友振的遺像看了好久，在這像中友振少年英勇，穿着國民軍的制服。他拿起一枝筆在像片的背面寫道，「我一定給你報仇，」並記上年月日和他自己的簽字。這也算止疼的一點慰安。第二天，有一輛柩車滿掛着大紅旗子，運屍到辟拉柵去，車後隨着一羣民衆。父親光着頭隨行；眼瞧着那些旗子和血一樣的紅，使那柩車的黑色木材愈變濃黑，使他心裏脹滿了殘殺的思想。斐莉同着綠綺沒去，守在雲維格路。就在那一晚上，傑克回到前哨隊，去殺官兵。

最後到了五月裏，維爾塞里的官兵已經占領了巴黎。他有兩天沒回家，同着他的大隊退却，在煙天砲火裏死守戰塞。他此時也不知自己是在幹甚麼，只是向着煙火裏開槍，因為這是他的義務。在第三天的早晨他又回到雲維格路，滿身破爛，站立不穩，一團迷惑，和個醉人一般。斐莉把衣服給他脫了，正在用一條溼手巾給他擦手，一個鄰人的妻子來告訴他，說共產黨仍然還在辟拉柵堅守着，威爾塞里的兵還沒法解散他們呢。

「我去，」他只說道。

他又穿起衣服來，提槍而去。但是共產軍的殘隊這次不是在高原上應敵，是在一片清涼的平地上，便是友振葬埋的所在。傑克忽生一念，想着能夠在他兒子墳墓上撕殺，以報大仇。但是却去不得。槍彈開始飛來，把些大墓碑的角都打落了。在些榆樹之間，日光之下立着